



原来你也在这里

世俗与传奇之间的张爱玲

沈念 著



安徽人民出版社

原来你也在这里

世俗与传奇之间的张爱玲

沈念 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原来你也在这里 / 沈念著. -- 合肥: 安徽人民出版社, 2013.7

ISBN 978-7-212-06627-7

I. ①原… II. ①沈… III. ①散文—中国—当代 ②张爱玲 (1920 ~ 1995) —生平事迹
IV. ①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151916 号

原来你也在这里

作 者 | 沈 念
出 版 人 | 胡正义
出版监制 | 马 旗
选题策划 | 马 旗 鲁雪楠
责任编辑 | 杨迎会 鲁雪楠
发行监制 | 周 均
责任印制 | 刘 银
营销推广 | 赵秀彦
装帧设计 | 程 慧 段文辉

出 版 |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<http://www.press-mart.com>
安徽人民出版社 <http://www.ahpeople.com>
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翡翠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8 楼
邮编: 230071

发 行 |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
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 138 号皇城国际大厦 A 座 8 楼
邮编: 100011 电话: 010-64267120 010-64267397

印 刷 |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电话: 010-89592120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)

开 本 | 635×955 1/16
印 张 | 15
字 数 | 130 千字
版 次 | 2013 年 8 月第 1 版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| ISBN 978-7-212-06627-7
定 价 | 28.8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目 录

爱玲 · 原来你也在这里
Zhang

【壹】

- 才女童年路渺茫
- 繁华疏落，倾世之家 003
对镜梳妆，红芍开尽 010
童年复苏，海上尘缘 018
红楼遗梦，恨比天长 024

- 翻覆世界，无言默对 039
初露才华，心之附丽 051
点滴温存，破笼翻飞 058
梦里香港，冷眼繁盛 068
唇齿流溢，活泼炎樱 075
乱世因缘，初尝成名 084

【贰】

少女怀才志浩茫

【叁】

- 虽成连理亦愁肠
- 两炉沉香，勇闯文坛 093
倾城回眸，惊艳上海 100
纸上佳人，今生初见 107
时光静好，那堪流年 122
韶光易逝，萧郎陌路 131

【肆】

秧歌舞起有别肠

- 无澜岁月，疏离新生 147
 笔下世界，十八残春 153
 沉思静夜，倏忽远逝 157

【伍】

远赴西洋梦未祥

- 重洋远渡，他乡知己 165
 独坐喧嚣，君见且怜 172
 君如赖雅，坦承天意 180
 执意寻梦，聚散依依 186
 台湾独行，生离死别 193
 相濡以沫，患难独活 199

【陆】

澄清月影意茫茫

- 吴依软语，续梦译作 205
 醉心晚年，再见红楼 210
 疑是病态，与虱虫斗 216
 做此选择，圆满谢世 220

【附录·后记】

- 附录一 张爱玲生平大事记 223
 附录二 张爱玲主要作品 226
 附录三 纸上年华 230
 后记 红尘有幸应识你 233

才女童年路渺茫

| 壹 |

繁华疏落，倾世之家

今人头顶的一轮明月，照出了历史纤细中的一抹尘埃，是就着仙人的曲调，翻唱出一首伤感的歌谣。李白曾说：“今人不见古时月，今月曾经照古人。”复又想起文天祥那句“人生自古谁无死”，但在这里确不是为了证明一颗多么欲要精忠报国的心，只是想说，多少繁华景色，如今皆同过往云烟，山河岁月都在风尘变幻里渐行渐远，只剩头顶那轮孤月，始终明净似琉璃，千里澄澈。

每个人，于茫茫的宇宙降落到这滚滚的红尘中，犹如苍茫碧海中的一朵浪花，随波逐流，不知道世事将会把自己带去哪个方向，更也无从知晓未来的命运是否涤荡。唯有在动荡的漂泊中，安心扮演上天早已命定的角色，哪怕只是一飘浮萍。

生命原本就充满太多的奇妙，任时间流逝、历史繁复，无法追踪各人的红尘旧事。佛说，肉体凡胎总归要堕入轮回。苦苦修行，

这是否说明真的存在前世今生？

如若是这样，按照因果循环，张爱玲的前生一定受尽了人情冷暖，所以今生才得以出生在这样一个名声显赫的大家族；她的前生一定又是享尽了荣华富贵，所以今生才又看似凄凉，沦为旧上海最后一个末代贵族。然而，前世种种毕竟都与今生无关，生命从自己那一声喧闹的啼哭声中来，最后又在一群人更为喧嚣的哭泣声中离开，这中间的过程便由我们自由发挥。同样的过程，有些人在空白上涂写出耀眼的色彩，有些人却只留下乌黑的浓影。

想必，张爱玲来时是充满欢喜的，因她生得光明，那夺目耀眼的光芒怕是不想被人注意都很难。然而，我宁愿选择相信是她后来在文学上所取得的成就，擦亮了家族的族徽，吸引人们在相隔十年乃至几十年后，仍旧不厌其烦地一遍遍诉说着有关张氏家族的传奇。

人生难描，桃花难画。要写一个人的家族背景，需要抽丝剥茧，就像剥洋葱，一层层，忍着泪，忍看那血肉，直至骨髓。

九十年前的上海，十里洋场，歌舞升平。那是一个洒满银色月光的大宅院。东厢房的窗子被跳动的黄色烛火衬亮，温暖的烛火中，一个粉嫩可爱的女娃娃安静地躺在襁褓中甜蜜地沉睡。安静的夜，静谧的空气，以及清辉一般的迷人月光。这一切，看起来真是对极了。

或许就是从那时起，这女娃娃便与这冷冷的月光结下了不解之缘，日后长成一个标准的冷美人；又或者，赋予她那一身令人不得轻易靠近的孤高气质的，便正是她那显赫的家族背景。

李鸿章。淮军创始人和统帅，洋务运动的主要领导人，晚清重臣。这是他身上强有力的标贴，在那个时局动荡不安的年代，这同样也是他与时局抗衡的有力筹码。这样一个声名显赫的大人物，在上天冥冥之中的授意下，在人间众多的关系链中，竟有一条是通向张爱玲的，使他的标签也成为她的，使人们感到她的尊贵来得这样现实，这样出乎意料，却又在情理之中——

她是她的外曾祖父，他是他的外曾孙女。

张爱玲出生在上海公共租界苏州河一带的张家公馆。那是一座明末清初的老洋房——李鸿章留给后代的唯一资产。

主人的身份是这样尊显，因此便也不难想象当年这座宅院是何等气派。高雅园林，逸趣横生，阳光所照之处，草木一片繁盛。然而，历史的风云几经变幻，到了张爱玲这一代，这座宅院历经朝代更迭、雨打风吹，逐渐变得沧桑，直至蜕变为一座荒凉的老宅。

张爱玲当是这宅子里最感怀伤情的人。她曾这样说：“我没赶上看见他们，所以跟他们的关系仅只是属于彼此，一种沉默的无条件的支持，看似无用，无效，却是最需要的。他们只静静地躺在我的血液里，等我死的时候再死一次。我爱他们。”这里所提到的“他们”自然也包括李鸿章。可见她的内心深处是承认他们的，也一直都有先人们的位置。她始终清楚自己的身体里流淌着他们的血，也铭记那份上苍赋予的亲情。尽管她说，这关系只是一个“彼此”。

张爱玲的祖父张佩纶，少时熟读经书，中进士，入翰林，正儿八经的青年才俊，与李鸿藻、潘祖荫、张之洞等同为“清流”，闻名于外。然而他却因刚愎自用，惹来祸端。

1884年，法国海军在福州马尾港袭击中国福建海军，张佩纶出使福建军务会办担任左副都御史，期间无视詹天佑等人的劝告，对佯装成商船的法军战舰掉以轻心，最终导致福建水师一开战即全军覆没。兵败后，张佩纶被清廷革职，充军东北。四年后，张佩纶回京，意外获得李鸿章的赏识，被招引为婿，娶李鸿章长女李菊藕作续弦。一段姻缘就此促成。

倘若放到现在来看，那时候的婚姻若不是真的情投意合，大抵只因父母之命、政治原因。只是，很多有关张家族谱的文字记载却更为堂皇：李鸿章是爱才之人，张佩纶又确是有才之人。因此，张佩纶成为李鸿章的女婿，便成为这样一件充满知遇之情的风雅事了。

那一年，张佩纶40岁，李菊藕22岁。佳偶天成，一对璧人。李鸿章自然也是满意得不禁捻须微笑。婚后，二人住在天津直隶总督府，度过了一段夫妻恩爱、如胶似漆的美好时光。

1894年，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，李鸿章的儿子李经方预备出任前敌统帅，率领军舰迎战。张佩纶因顾忌马尾失败的教训，不惜多次出面阻止，两人因此关系闹僵，以至形同路人。李经方因此怀恨在心，甚至欲杀掉妹夫以解心头之恨。后来，他多方联络御史联名上书给皇帝，要求弹劾张佩纶。张佩纶只好携妻南下，到南京暂避。

第二年，清军战败，李鸿章作为中方代表，被迫与日本签订《马关条约》。张佩纶闻讯给李鸿章寄去一封书信，直陈反对意见，却未能获得李鸿章首肯，二人的关系因此一度僵化。此后，李鸿章

曾先后两次保荐女婿回京任职，张佩纶都坚辞不就。虽有李鸿章一路提携，张佩纶的仕途还是走到了尽头。所谓“胸无大志，回天乏术”，官场原本就是龙争虎斗、弱肉强食之地，更况张佩纶此时已全无斗志，失败乃是命定之事。

虽与日方代表交涉，痛心疾首地签下丧权辱国的条约，但晚清的腐败必定不是李鸿章一人的过错，然而，历史却选择让他来承担后世的骂名。《马关条约》白纸黑字，标志着大清朝从此辉煌落幕，笙歌已歇。此时的晚清重臣李鸿章是大清国臭名昭著的罪人，门庭冷落，遭人唾弃。人情冷暖，宦海浮沉，李鸿章亦是知道自己所担负的罪孽有多沉重。在民族的唾弃和咒骂声中，他带着哀怨与不甘结束了自己的生命，然而，更可悲的事情还在他身后。李鸿章的死，外加晚晴政府飘摇欲坠的统治，这一切都使得张佩纶茫然无助，他只有借酒浇愁，聊以残生。

仅仅过了一年，张佩纶就追随李鸿章而去。一个家族没有了主心骨，正如同那风雨飘摇中的晚清，那股子凄冷，那股子悲凉，旁人说出来，只消轻轻地动下嘴唇，上下牙齿打个照面，而张氏家族的孤儿寡母，却不得不以毕生亲作例证。

问起张爱玲自己对这段家事的看法，她自有着精妙、独到的见解。在她还很小的时候，弟弟曾拿来《孽海花》给她看，说里面写到了爷爷。她认真地将书拿到跟前，看得特别仔细。

后来，她回忆说：“当时我看到爷爷的名字感觉很新奇，于是便拿了文字去向父亲当面对教，可父亲只一味摇头，说奶奶根本不懂作诗，那首诗八成是爷爷的杰作。”

这个桥段打破了张爱玲内心渴望拥有的传奇，但她并未因此放下对整个家族的研究。直到她翻看了书房中更多有关祖父的文集，却发现里面的句子生涩难懂，不是她这个年纪可以参透领悟的，渐渐也就不再过问。

和她的母亲、姑姑所不同的是，张爱玲一点儿也不排斥在公共场合提及祖父。她以他的才华为骄傲，时刻对他的故事保持着一种浓烈的兴趣。似乎隔着一个时代，她仍能清楚地感觉到他们是一脉相承的。

然而，人们一旦提起她的外曾祖父，对张氏家族的愤怒便即刻铺天盖地而来。其中不乏言辞激烈的抨击。特别是在张爱玲成名之后，人们曾不屑地讽刺她说，李鸿章只不过是叶赫娜拉氏的一条走狗，这种人的后代子孙有何值得炫耀？

这种时候，张爱玲的姿态总是冷漠的，好像那些话与她完全不相干。她的脸冷得就像一座千年不化的冰山。她既不做声誉上的维护，也不屑做任何回应——实际上，她那看似毫不在乎的姿态，就是最好的回应。

或许当时她心里这样想：即便这繁华谢幕，恢弘不再，这一脉相承仍是不可更改，自己也仍是名门贵族之后。即便家族没落，人们也不能改变她背后曾有这样一个名声显赫的家族的事实。

我想，她这样，大概只想孤芳自赏，不愿与这浊浊的世俗，同流合污罢了。

繁华疏落，断井颓垣。《西厢记》中的颓败，在各个朝代各个家族都曾真实上演，那一方老宅此时便承载着这般命运。尽管居住的

房屋是金屋银屋，尽管生活可以锦衣玉食，但那失去靠山、失去支撑所带来的终有一天将会坐吃山空的恐惧感，却无时无刻不笼罩在这看似寂静实则悲怆的小院中。就像落日憋着最后一口气，试要留影山前，徒留一种说不出的遗憾、凄凉。

民国初年，时局动荡不安。有记载的，无记载的，已然数不清有多少这样的家庭，瞬间就由一个宾客如云的盛景跌入无人问津的角落。他们是末世的旧上海贵族，他们或许想过破罐子破摔，但也一定心有不甘。他们将这不再有权利享受奢华的肉体凡胎，安置在祖上遗留的房间，眼睛飘忽地望向窗外的风光。在心底，他们凄凉地想，曾几何时，那是只属于他们的曼妙时光。

对镜梳妆，红芍开尽

庞大的家族势力似乎是在一夜之间就分崩离析。然而时光荏苒，传奇仍在继续。庞杂家族中的那一切附庸很快就落到了张爱玲的父亲张廷重的肩上。

张氏家族经历了鼎盛时期，如今，显赫的门第迎来了大衰的宿命。宿命似烟花绚烂天际，转眼只空留一望无垠的深蓝。在后人眼里，这起起落落的历史变迁，既是一抹璀璨耀眼的光芒，因少有人经历这样的钟鸣鼎盛；也是一笔沉重的泼墨，因少有人经历这样迅疾的衰败。后世子孙并无能力继续将家族发展壮大，只能在曾璀璨过的地方不断啃食，贪婪地吸食养分，终使家业根基坍塌，变成废墟。何况当时战火连天，整个国家的命运尚且不知所去，张氏家族也更是像一朵浮萍，没落无着。

如果说，张佩纶在朝政失去地位，曾想过要顺从天命的安排，

对整个家族和自己的命运采取“既来则安”的姿态，那么他的儿子张廷重则是将这一想法彻底贯彻到现实生活中去了。生逢乱世，张廷重不似祖先那样心怀春秋家国梦，立志要为拯救国人命运辛苦读书，勤于政事。他在乱世的活法仅仅是为了满足自己醉生梦死的欲望，无论是肉体还是精神，所求不过是个淋漓畅快——邀友狎妓抽大烟，不求闻达于诸侯。历史上没有一本教科书言辞凿凿地表明这样的活法就是错误的，但相比张家祖先，张廷重未免太不争气。从他这一代开始，算是把过去的辉煌挥霍了个尽，紧接着便开始传播一种癫狂的、软弱的堕落风气。他整个人就似是走火入魔的练功人，被迫且贪婪地大口吸收前朝的旧日繁华，让这些“真气”不断在体内碰撞、挤压，最后非但没能练出盖世神功，甚至几次三番差点儿把小命丢掉。

张廷重少年丧父，身世可谓不幸，童年时代的成长本已不易，何况他的家庭环境又是那样特殊。父亲过世后，教育这一儿一女的重担自然落到了母亲肩上。因他母亲在很小的年纪就嫁作人妇，所以那时依旧是年轻妇人模样。她望子成龙，时刻谨记丈夫临终遗愿，一心想将儿子培养成才。然而，许是矫枉过正的缘故，她的教育方式未免有些迂腐可笑，譬如总是给儿子穿上颜色鲜艳却已过时的旧衣裳，对儿子的言行举止亦是处处严厉指正、苛责。过犹不及，张廷重这个可怜的孩子在如此高密度的监控下，彻底失去了一个男孩子做人应有的基本自尊，最终长成一副姑娘家的姿态——时常羞羞答答，轻易不敢见人。相比之下，这位年轻母亲对女儿的教育方式却恰恰相反，女儿从小便被穿起少爷装，说话、做事更似

“小少爷”的风格。对此，张氏府邸上下都晓得这是“老太太”在作祟，纵然心中觉得不妥，也顶多躲起来偷偷干笑两声。渐渐地，在如此有违常理的教化下，女儿反倒成了家族里真正具备男子气概的人——多年后她漂洋过海，那种坚强独立、勇敢果决，大抵便是此时埋下的种子吧。而那个本该撑起一片天的家族真正的大少爷，却变成了一副彻头彻尾的软骨头。

张廷重长到可成家的年岁之时，张爱玲的母亲适时地出现了。这位名叫黄逸梵的女子，是清末大名鼎鼎的南京长江水师提督黄翼升的孙女，黄宗炎的女儿。依这样的来头，想必张、黄两家也属政治联姻，在门第、声望上不差分毫。他们的婚事在当时可谓轰动一时，凡是知晓的人，无不高声赞叹这一对璧人乃是才貌相当、天作之合。

世人常以娇艳的花朵形容女子的美，如果以此来描述这位名门之后的话，此刻我心中只绽放一簇红芍——芍药绽红绡，巴篱织青琐；繁丝蹙金蕊，高焰当炉火。唐代诗人不惜用尽绚丽之词描绘盛放的芍药花，以此来表达自己对美好爱情的渴望。我相信当初的黄逸梵也是如此。那时，正是花季少女的她，初次过问男女情事，内心深处一定在期待一份甜蜜、幸福的爱恋。

想象那一行人吹吹打打，长长的队伍后面抬着一顶喜气洋洋的花轿。那轿子里坐着的新娘，定是在出嫁前，曾在镜前静坐，用尽全部的温柔，将自己花儿一样的容颜悉心描画，那侧目、正脸，她一定曾在一颦一笑间数次猜度着，第一眼，夫家看到这张面庞会是怎样的神情。我想，那时候她应从心底，盛满了许多对